

## 回眸《北平笺谱》

□张瑞田

对鲁迅稍有了解的人,尤其了解他在书法创作、碑帖鉴赏、版画收藏领域有不凡造诣的人,对《北平笺谱》不会陌生。鲁迅致郑振铎的书信,多次提及《北平笺谱》,述及笺纸知识——

“……《北平笺谱》如此迅速的成为‘新董’,真为始料所不及……”

“……(《北平笺谱》)预告中似应删去数语(稿中以红笔作记),此稿已加入个人之见,另录奉,乞酌定为荷……”

“……这一月来,我的投稿已被封锁,即无聊之文字,亦在禁忌中,时代进步,讳忌亦随而进步,虽‘伪自由’,亦已不准,但,《北平笺谱》序或尚不至‘抽毁’,如钱谦益之作序……《彷(访)笺杂记》是极有趣的故事,可以印入谱中。第二次印《笺谱》,如有人接办,则为纸店开一利源,亦非无益,盖草创不易,

一创成,则被人亦可踵行也。”

鲁迅提及的《访笺杂记》为郑振铎所作,是《北平笺谱》的后记。此文详细叙述了郑振铎受鲁迅所托,在北京收集笺纸,并联系印制笺谱的事情。语言质朴,细节丰富,行文简练,鲁迅与郑振铎爱惜笺纸之情跃然纸上。

读了《访笺杂记》,我才知道笺纸的学问非同寻常,看了《北平笺谱》,方晓得笺纸上的手书才能称为艺术了。

《北平笺谱》由鲁迅、郑振铎合编,沈尹默题写书名,收有332幅笺纸,已成为“古董”,更成为文人优美的记忆。

鲁迅、郑振铎文章、学问,名噪天下。他们擅写手札,也喜欢研究手札。尽管,鲁迅的时代,写手札亦不合时宜,但,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远记忆,不会与手札暨书房清玩截然分裂。在人们津津乐道“新时代”、“新思想”时,

有着真正“新时代”视野和“新思想”的鲁迅与郑振铎,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历史阶段,编织了一个文人的美梦——《北平笺谱》。

笺纸何为?顾名思义,就是信笺,是手札的载体。文人有不同的喜好,有不同的审美追求。他们常常根据不同的审美追求,制作与自己情趣相符合的笺纸,于此书就人生感慨,陈述杂事俗情,抒发文思心曲,便有了文化的蕴藉、历史的沧桑。鲁迅的手札就写在这样的笺纸上,那通致徐梵澄(诗荃)玄妙、清劲的手札,道出鲁迅对晚辈的挂念,也是鲁迅戮力书写的体现。

书法史中的经典名作,手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,我们没有统计,但,对书法艺术形成巨大影响的杰出书法作品,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书法佳构,庶几是文人名士的手札。

小小的笺纸,文明的驰骋。难怪鲁迅、郑振铎分出如此之多的精力,耐心打量着一张张图案别致的笺纸,颇有兴致地把他们结合起来。

手札成为书法史中的光彩篇章是有道理的。其一,写手札,往往是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下为之,语言表达,运腕书写,处于艺术创作中的最佳时期,自然有天赐佳句,神来之笔;

其次,文人深知手札三味,以敬畏的心情挥毫,字里行间自有机锋;再者,手札蕴含真情实感。伟大的艺术,离不开这三点,手札恰恰具备。

令我扼腕长叹的是,手札被冷漠了,笺纸被遗忘了,深刻的鲁迅尽人皆知,他与郑振铎合编的《北平笺谱》却让人不得其解了。

当代作家的趣味越来越少了,对其他艺术门类的漠视,甚至是固步自封,导致当代作家文化修养的缺憾。当代书法越写越大了,对“视觉效果”的顶礼膜拜,对笔法、形式的过分敏感,导致当代书法创作“美术化”倾向越来越严重,以至于对书法艺术的判断遗忘了文化上的解读。

没有文化的作家,自然是浅薄的匠人,没有文化的书法,是空洞的技法;没有人格的文学和书法,是苍白的文学和书法。有些所谓的“巨制”,所谓的“鸿篇”,往往是一个浮躁社会的商业需求,仅仅是缺乏深刻文化思想和文化判断能力的无病呻吟。

回眸《北平笺谱》,我感受到书法艺术巨大的生命力量。在“假大空”肆虐的当下,我们如果焚香净手,以虔诚的心态欣赏这些笺谱,对当代书法自然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了。

乐说



□陆春祥

勇敢的麋鹿

因为鹿温顺而机灵,我向来比较喜欢它们,即使那非洲来的庞然大鹿,我仍然很喜欢。

在《购亡》中,有像鹿一样的雄麋,它以大局为重的前瞻性让我赞赏不已。说是东南地方的荆山有麋这种动物,雄麋身上的肚脐和生殖器之间有麋香腺,所分泌出的麋香是极名贵的药物和香料。有一天,一荆人狠命追一头雄麋,眼看就要追到了,那麋一急,狠狠挖出自己的麋香腺,把它丢在草丛中,猎人急忙去捡,雄麋于是得以逃生。

这头雄麋很值得一说。人或者动物,什么东西最重要?其实很多人平时都不太知道,只是临到事时,猛然醒悟,可是有时迟了。动物呢,肯定很多都不知道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,它们一定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奋不顾身。但这头雄麋很聪明,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生命最重要,如果没有生命,其他什么都是空的。它更聪明的是,它清楚地知道它身上的那个叫麋香的东西,是它最重要生命中的最危险的东西,因为贪婪的人类整天都在找它。而对于它来说,这个对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,是可以割舍的,因为是身外之物。既是身外之物,那一定可以丢掉,否则,它会让自己送命。它正是有了这么清醒的认识,并时时警醒自己,所以才能化险为夷。尽管挖出那东西时很疼,但它顾不了那么多了,它毫不犹豫。

从生理角度,我还有个担忧。这头雄麋这一次救了自己,它那个值钱的东西是不是还会生长?如果不会生长,那失去了麝香腺的麋,会有明显的特征吗?如果会很快地继续生长,那就没有问题,下次倒霉再被追时,依法炮制就行了;如果永远不会再长,而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,那么下一次倒霉的时候,很有可能要送命,因为那些猎人是不管这些的,打倒了再说。

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,用来制贿的方法是很吓人的,贪贿一点点钱也会被抽筋剥皮。即便是这样的严刑峻法,也仍然不断有人贪贿。更搞笑的是,他辛苦创立的王朝却让不肖子孙朱由检搞倒闭。军情紧急,吴三桂的父亲向崇祯皇帝要100万两白银军费,可当时国库空虚,朱由检又舍不得自掏腰包,于是就发动大臣捐款,可大臣们也想得跟着他哭穷,最终的结果是把钱给耽误了。最让人吁叹的是,明亡后,皇宫里竟然发现朱由检的私产达3700万两!

这个崇祯皇帝,绝对不如那只被荆人穷追的雄麋,十分之一也不如。

还有一只像鹿一样的麋,《麋虎》中,这只麋也很了不得,宁为玉碎,死得很壮烈,重于泰山。那只被它搞死的大老虎死得轻于鸿毛。

有老虎在追麋。我们想象一下,这是一只大老虎在追一头小麋鹿,小麋鹿因为平时忧患意识比较强,有自己的思想,再加上从小自立,还加上坚持锻炼身体,因此小小年纪,就很能干,很会独立处理问题,尤其擅长应急处理。但这一回,它无论如何也跑不掉,因为追它的是只身强力壮的大老虎。这只大老虎呢?和小麋鹿刚刚相反,它依仗自己家庭出身优越,从小横行霸道,见谁欺谁,想谁就吃谁。这不,今天,它就要将这头小麋鹿当做美餐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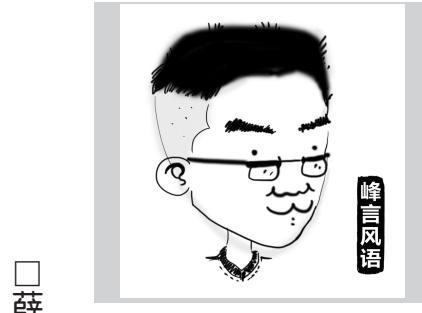
事已至此,小麋鹿再健跑,也跑不过大老虎。前面就是悬崖了,怎么办?怎么办?怎么办?一闪念之间,小麋鹿内心已经决定:绝不能让老虎吃掉,一想起自己被吃的血淋淋的场景,一想起老虎洋洋得意的神态,它就气不过,绝不能再让它去害其他动物了,冲下悬崖,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,大不了和它同归于尽!于是,小麋鹿冲着悬崖一跃而下。那大老虎穷追不舍,心有不甘,你这小家伙,跑什么跑,还跑这么快,这么急,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!想着美味,追着目标,它什么也不顾,追着小麋鹿的影子直冲悬崖。

我们可以设想的是,那大老虎完全可以不死,因为它是进退自如的。这只小麋鹿,它都冲下悬崖了,我干嘛跟着冲下去啊?冲下去难道还有命吗?世界上的麋鹿多的是,世界上不光有麋鹿,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味,算了算了,不追了,不追了。可惜的是,老虎不是麋鹿!

小麋鹿其实是为民除害,这只大老虎,不追它的话,下次一定还要去追其他动物的,索性让它跟着死吧!是它自己寻死,不是我逼它,是它逼我!

贪,而且暴,大老虎是前车之鉴。雄麋为什么会脱身?大老虎为什么会中小麋鹿的计,这都是我们人要仔细思考的。

最后的国秀



峰言风语

远在美国的张充和先生97岁了,身体依然硬朗,真好!称呼女性为先生,是中国读书人一种独有方式,乍听会觉得莫名其妙。这种风气自何人开始,已无据可考,总之道德学问堪为师表的年长女性,就会有人尊称她们为先生。在心中默数了一阵,名字后面能缀以先生的女子实在不多,张充和当在其列。

很多年前听一位老前辈说,中国还能把小楷写出古意来的人只有张充和,一辈子写诗填词做学问心无旁骛,恬淡澄明从来无关名利,几十年下来把风雅修炼到骨子里,她的字是魏晋风流最后一曲绝唱!狂热信奉艺术要张扬个性的我总觉得老先生是在故弄玄虚,尤其不相信钟王法度能在一个柔弱女子身上还魂,直到她端庄秀雅的书法作品,一幅幅如骊珠般赫然在目时,我才为自己的浅薄轻狂愧疚起来。

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,祖上数代都是清朝显宦,父亲张武龄更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家。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,三姐兆和是沈从文夫人,二姐允和嫁给了创造汉语拼音的周有光。张充和幼年即有才女之名,《诗经》《论语》烂然于胸,进入北大后又得到胡适、钱穆、闻一多等人的亲授,22岁就任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编辑,小说散文诗词样样在行,文笔清丽,心手双畅。

“记取武陵溪畔路,春风何限根芽,人间装点自由他,愿为波底蝶,随意到天涯。”这是张充和流传极广的词句,沈尹默先生称赞它“词旨清新,无纤毫俗尘”。她又通晓音律,每有佳构必配以曲调,纤纤玉指拍按香檀,吴侬软语浅唱低吟之中,仿佛秦淮河畔那一袭久违的旧时风月,想起来就让人如痴如醉,正当人们诧异众多才艺如何能聚集在一个弱女子身上时,张充和又在昆明隆重上演昆曲《游园惊梦》了,一时艳惊四座,石榴裙下众多风雅俊彦为之拜倒,诗人卞之琳是用情最深者。他把自己的诗作编成《装饰集》手抄一册献给张充和,芳华绝代的才女也用银粉为诗人抄录《断章》等7首诗作。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,凄美哀艳的爱情故事最终成了一首首难言的断章,卞之琳也只能“装饰了别人的梦”。

1949年,张充和与许身美籍汉学家傅汉思,不久双双赴美,冷然乘风,一去不返。在旅美的60年间,有张充和身影的地方就会有中国的诗词书画,年华老去、朱颜辞镜,平和淡定的心境似乎从来没有波澜壮阔,却把中国文化深深植入了异国土壤。

张充和先生年事已高,有生之日恐怕也没有机会重回故土。这几年各种机缘总能让她那笔清秀独绝的小楷,点画凝重、结体宽博,比早年多了几丝高古情致,真替老人家高兴。不能忘记的还有冰心先生写给她的那首小词,最后一句是:你与我成抛躲,咫尺间天样阔。

小时候就听老人讲,“老不看三国,少不看水浒,男不看西游,女不看红楼”。老看三国老奸巨猾,少看水浒血气方刚,男看西游胡思乱想,女看红楼杏出墙。当然,民间评判是用民间的伦理来衡量的,虽说不具备文化上的自觉,但从感性上告诉我们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有心计的书。

心计,说得好听一点叫谋略,谋略再好听了些,就是“智慧”,智慧用在战争之中就是“心机心术”了。当一个人把“心机心术”运用得炉火纯青而我们不仅不讨厌他,还能崇拜他、神化他时,这是因为我们把战争的对方首先置于了“敌人”的位置。然后,启动我们道德的发动机,再把敌人“抹黑”,装进“无良”“不义”的垃圾车,这个时候就用上了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谋略,“兵常无形,诡道也”。只要能制敌于死地,用啥损招都不卑鄙。不仅军事上,连政治、商业、人际关系都有了“诡”的行为。

“三国”中最典型的诡,就是把婚姻都“配置”在战争之中来完成。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,把三个女儿都嫁给献帝做贵人。袁绍为了拉拢吕布,也想与吕布结亲。周瑜与孙权也是用孙权的妹妹实施“美人计”想夺回荆州,刘备也从没把孙夫人当做夫人。“三国”中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连肉身的色情成分都没有,完全是“阴谋与爱情”,而且这阴谋还能成为女人的自觉。比如貂蝉,她认为自己的美丽、魅力就是为主子效力与报恩的,并且能用眼泪与



星河  
XINGHE

摄影:桑新华

## 教我如何来爱你,世界

□向蓓莉

很不喜欢,甚或厌恶北师大版《语文》二年级上册的《丁丁打针》一文。《丁丁打针》写的是男孩丁丁从特别怕打针到不怕打针的故事:一天,丁丁病了需要打针,但见护士给丁丁捏捏肩膀、按按腰、揉揉屁股,不一会儿,就让丁丁回家。丁丁问:“不打针了吗?”护士晃晃手里的针管,说:“已经打完了呀!”在回家的路上,丁丁对妈妈说:“其实打针不可怕,我再也不怕打针了!”

我是一个感觉器官正常的人。每次被打针时——无论是采指血、还是做皮试、肌肉注射、静脉注射、静脉抽血化验——无论是细细的针头扎进无名指,还是粗粗的针头扎进静脉,我都感觉到疼,心里紧张。我的“勇敢”只不过是我能忍住,不叫“疼”、不哭而已。在现实生活里,或许有的护士注射水平高,打针比较不疼;或许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务,从而对打针疼痛的感受反应迟钝,但那只是特例,是偶然,大多数情况下,对于感觉正常的人,打针自然是很疼的。

我念念不忘罗曼·罗兰在《米开朗琪罗传》中写的那句话: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那就是,认识世界的真面目,并且爱世界!

如果,教育工作者和成人,不仅虚饰自己的真实感受,而且教导孩子们背叛自己的真实感受,接纳既定“真理”,或许孩子是爱上了那个虚假的世界了,但总有一天,孩子们会用自己眼睛看,用自己的耳朵听,用手去触摸,他们会自己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真实,那时,他们会如何面对这个世界?他们还会爱这个世界吗?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在即使艰难的情况下,也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、真实观点吗?或者,至少有勇气缄默,不在感觉器官告诉自己“疼”的时候说“不疼”吗?

教孩子们背叛自己正常感受的文章和教育,当然是社会的产物,是这个常常需要提醒说真话是立人立国之本的社会的产物。在这样的社会,父母、教师能为直面一个真实的世界做点什么吗?

有天凌晨4点,当时两岁多的女儿发烧到39.6℃,阵阵寒风里,我和她爸带她到儿童医院。大夫诊断后说要输液,我和女儿商量:“楠楠,你病了,咳嗽,又发烧,打针会好得快一些,可以吗?”她一边点头一边说:“可以。”打针前,我对女儿说:“妈妈每次打针时都会觉得有点疼,不过妈妈不哭。”女儿说:“我也不哭。”护士阿姨叫楠楠的名字了。楠楠坐在输液的小床上,主动伸出右手给护士,两位护士配合着在她右手背上扎针,她看着针扎进去,果然没有哭。一会儿,因为输液流速比较快的刺激,楠楠哭了声,说“疼”,流速调小以后,就没事了;护士拔针时,她哭了声,说疼。但那以后,楠楠打针就不哭了。

在背叛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直面真实世界并且爱世界之间,我们还可以诚实地选择。

段,目的还是“谋略大事”,并无社会的道义成分。

当然,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厮杀,谁没有诡计谁就缺心眼,可是当战争的敌人都投降缴械了,大家成了伙计了,吃着一个皇帝给的俸禄,披着统一制作的顶戴花翎,给一个主子磕头请安的时候不还是勾心斗角、使绊子吗?就算你智慧上有孙子的谋略,可人格上却还是连“孙子”都不如。

也许是真的很没办法,人在专制和霸权面前想不当孙子也得装孙子。当皇帝的身边是一群“孙子”、一群去势的男人、一群靓女,都争宠于一个烂泥一样的臭男人时,谁还能有光明磊落的情怀呢?

专制独裁与阴谋诡计是儿女亲家,除非你让儿女不要婚姻;选择了婚姻,亲家就是必然要搭配来的“衍生物”。翻看世界的文明历史,有专制就有小人,有独裁就有阴谋,阴谋不光是小人的专利,皇权本身就是阴谋诡计的最大策源地。哪任皇帝的登基不是踏着阴谋的节拍走上那个宝座的?

宫廷这样,江湖是这样,民间也是这样。干件实事儿、人事儿,一年两年不会;学点儿阴谋,干点儿鬼事儿,无师也能入门。

就连富有人性、能体现中国文化原型的《红楼梦》,说的是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,其实还不是争风吃醋,男的算计女的,女的算计男的,主子算计奴才,奴才算计主子,虽然个个纤

纤素手,缚鸡无力,可也没少弄出人命案来。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误了卿卿性命,阴谋让奢华都成了泡影。一部《西游记》,妖魔鬼怪个个要阴谋,就为要吃一口唐僧肉,人变鬼,鬼变人,人间、阴间、海底、天宫,处处都是阴谋。阴谋最多、最险恶的还是《三国演义》,那可称得上是一部阴谋诡计的百科全书。那其中的君臣,臣欺君,同僚之间不同心,诸侯割据,今天和,明天分,连孙策那36计的阴谋都不够用,自己还创造出“木牛流马”“装神弄鬼”,这些阴谋到底该算到哪个一计之中,如今老夫都无法归类。

我们的小说没了阴谋就没了看客。阴谋是我们最早悟到的智慧,阴谋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理论,阴谋是最让我们提神的鸦片。没了阴谋,皇帝就六神无主;没了阴谋,小人就寸步难行;没了阴谋,百姓社会就没了谈资。阴谋撩拨着我们的神经、滋润着我们的思考。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没有阴谋这一专业,但稍有头脑的人都无师自通,因为我们的历史上从来就少过专制与独裁。

我们从古至今崇拜的谋略、聪明其实好多都是阴谋,这让我们从人性上就缺少了博爱与仁善。如今我们应该醒悟了,胡锦涛总书记说的“不折腾”,就是让人与人之间、民与官之间,大家都以科学的发展观看问题,以人为本,构建和谐幸福社会,让一切阴谋在太阳底下晾晒吧!

## 当谋略成为我们的文化

□阮直

姿色编织成一个罗网,把吕布与董卓都罩住,完成了刀枪剑戟不能及的杀戮,以致使我们找遍世界其他女子形象,没有一个可以与貂蝉媲美。从“三国”的表面上看,到处是狼烟四起,刀影寒光,英雄辈出,比试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。“一吕二赵三典韦,四关五马六张飞”。其实,那些草莽英雄不过是马前卒后边的“卒后卒”,真正的角逐者都是不上前台的阴谋家、谋略家,他们把全世界人间最卑鄙、最下流的骗术、权术、诡计、心术都用了个遍。就像刘备不仅对敌人用谋略,对自己的同伙、爱将也用谋